晉書/卷0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二 ◄

晉書
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

► 卷三十四

王祥弟:覽　鄭沖　何曾子:劭　劭庶兄:遵　石苞子:崇　附:歐陽健　孫鑠）

王祥

王祥，字休徵，琅邪臨沂人，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。祖仁，青州刺史。父融，公府辟不就。

祥性至孝。早喪親，繼母朱氏不慈，數譖之，由是失愛於父。每使掃除牛下，祥愈恭謹。父母有疾，衣不解帶，湯藥必親嘗。母常欲生魚，時天寒冰凍，祥解衣將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雙鯉躍出，持之而歸。母又思黃雀炙，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，復以供母。鄉里驚歎，以爲孝感所致焉。有丹柰結實，母命守之，每風雨，祥輒抱樹而泣。其篤孝純至如此。

漢末遭亂，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，隱居三十餘年，不應州郡之命。母終，居喪毀瘁，杖而後起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，祥年垂耳順，固辭不受。覽勸之，爲具車牛，祥乃應召，虔委以州事。於時寇盜充斥，祥率勵兵士，頻討破之。州界清靜，政化大行。時人歌之曰：「海沂之康，實賴王祥。邦國不空，別駕之功。」

舉秀才，除溫令，累遷大司農。高貴鄉公即位，與定策功，封關內侯，拜光祿勳，轉司隸校尉。從討毌丘儉，增邑四百戶，遷太常，封萬歲亭侯。天子幸太學，命祥爲三

老。祥南面几杖，以師道自居。天子北面乞言，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，聞者莫不砥礪。

及高貴鄉公之弒也，朝臣舉哀，祥號哭曰「老臣無狀」，涕淚交流，眾有愧色。頃之，拜司空，轉太尉，加侍中。五等建，封睢陵侯，邑一千六百戶。

及武帝爲晉王，祥與荀顗往謁，顗謂祥曰：「相王尊重，何侯既已盡敬，今便當拜也。」祥曰：「相國誠爲尊貴，然是魏之宰相。吾等魏之三公，公王相去，一階而已，班例大同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！損魏朝之望，虧晉王之德，君子愛人以禮，吾不爲也。」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獨長揖。帝曰：「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！」

武帝踐阼，拜太保，進爵爲公，加置七官之職。帝新愛命，虛己以求讜言。祥與何曾、鄭沖等耆艾篤老，希復朝見，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，及政化所先。祥以年老疲耄，累乞遜位，帝不許。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，闕朝會禮，請免祥官。詔曰：「太保元老高行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。前後遜讓，不從所執，此非有司所得議也。」遂寢光奏。祥固乞骸骨，詔聽以睢陵公就第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右，祿賜如前。詔曰：「古之致仕，不事王侯。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，不宜復苦以朝請。其賜几杖，不朝，大事皆諮訪之。賜安車駟馬，第一區，錢百萬，絹五百匹，床帳簟褥，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，置官騎二十人。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，使常優遊定省。又乙太保高潔清素，家無宅宇，其權留本府，須所賜第成乃出。」

及疾篤，著遺令訓子孫曰：「夫生之有死，自然之理。吾年八十有五，啟手何恨。不有遺言，使爾無述。吾生值季末，登庸曆試，無毗佐之勳，沒無以報。氣絶但洗手足，不須沐浴，勿纏屍，皆浣故衣，隨時所服。所賜山玄玉佩、衛氏玉玦、綬笥皆勿以斂。西芒上土自堅貞，勿用甓石，勿起墳隴。穿深二丈，槨取容棺。勿作前堂、布几筵、置書箱鏡奩之具，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。丮脯各一盤，玄酒一杯，爲朝夕奠。家人大小不須送喪，大小祥乃設特牲。無違餘命！高柴泣血三年，夫子謂之愚。閔子除喪出見。援琴切切而哀，仲尼謂之孝。故哭泣之哀，日月降殺，飲食之宜，自有制度。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；推美引過，德之至也；揚名顯親，孝之至也；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，悌之至也；臨財莫過乎讓：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顏子所以爲命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！」其子皆奉而行之。

泰始五年薨，詔賜東園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三十萬，布帛百匹。時文明皇

太后崩始逾月，其後詔曰：「爲睢陵公發哀，事乃至今。雖每爲之感傷，要未得特敘哀情。今便哭之。」明年，策謚曰元。

祥之薨，奔赴者非朝廷之賢，則親親故吏而已，門無雜吊之賓。族孫戎歎曰：「太保可謂清達矣！」又稱：「祥在正始，不在能言之流。及與之言，理致清遠，將非以德掩其言乎！」祥有五子：肇、夏、馥、烈、芬。

肇孽庶，夏早卒，馥嗣爵。咸甯初，以祥家甚貧儉，賜絹三百匹，拜馥上洛太守，卒謚曰孝。子根嗣，散騎郎。肇仕至始平太守。肇子俊，守太子舍人，封永世侯。俊子遐，郁林太守。烈、芬並幼知名，爲祥所愛。二子亦同時而亡。將死，烈欲還葬舊土，芬欲留葬京邑。祥流涕曰：「不忘故鄉，仁也；不戀本土，達也。惟仁與達，吾二子有焉。」

祥弟 覽

覽字玄通。母朱，遇祥無道。覽年數歲，見祥被楚撻，輒涕泣抱持。至於成童，每諫其母，其母少止凶虐。朱屢以非理使祥，覽輒與祥俱。又虐使祥妻，覽妻亦趨而共之。朱患之，乃止。祥喪父之後，漸有時譽。朱深疾之，密使鴆祥。覽知之，徑起取酒。祥疑其有毒，爭而不與，朱遽奪反之。自後朱賜祥饌，覽輒先嘗。朱懼覽致斃，遂止。

覽孝友恭恪，名亞於祥。及祥仕進，覽亦應本郡之召，稍遷司徒西曹掾、清河太守。五等建，封即丘子，邑六百戶。泰始末，除弘訓少府。職省，轉太中大夫，祿賜與卿同。咸甯初，詔曰：「覽少篤至行，服仁履義，貞素之操，長而彌固。其以覽爲宗正卿。」頃之，以疾上疏乞骸骨。詔聽之，乙太中大夫歸老，賜錢二十萬，床帳薦褥，遣殿中醫療疾給藥。後轉光祿大夫，門施行馬。

咸寧四年卒，時年七十三，謚曰貞。有六子：裁、基、會、正、彥、琛。

裁字士初，撫軍長史。基字士先，治書御史。會字士和，侍御史。正字士則，尚書郎。彥字士治，中護軍。琛字士瑋，國子祭酒。

初，呂虔有佩刀，工相之，以爲必登三公，可服此刀。虔謂祥曰：「苟非其人，刀或爲害。卿有公輔之量，故以相與。」祥固辭，強之乃受。祥臨薨，以刀授覽，曰：「

汝後必興，足稱此刀。」覽後奕世多賢才，興於江左矣。裁子導，別有傳。

鄭沖

鄭沖，字文和，滎陽開封人也。起自寒微，卓爾立操，清恬寡欲，耽玩經史，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。有姿望，動必循禮，任真自守，不要鄉曲之譽，由是州郡久不加禮。及魏文帝爲太子，搜揚側陋，命沖爲文學，累遷尚書郎，出補陳留太守。沖以儒雅爲德，蒞職無幹局之譽，簞食縕袍，不營資產，世以此重之。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，轉散騎常侍、光祿勳。嘉平三年，拜司空。及高貴鄉公講《尚書》，沖執經親授，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。俄轉司徒。常道鄉公即位，拜太保，位在三司之上，封壽光侯。沖雖位階台輔，而不預世事。時文帝輔政，平蜀之後，命賈充、羊祜等分定禮儀、律令，皆先諮於沖，然後施行。

及魏帝告禪，使沖奉策。武帝踐阼，拜太傅，進爵爲公。頃之，司隸李憙、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，荀顗等各以疾病，俱應免官。帝不許。沖遂不視事，表乞骸骨。優詔不許，遣使申喻。沖固辭，上貂蟬印綬，詔又不許。泰始六年，詔曰：「昔漢祖以知人善任，克平宇宙，推述勳勞，歸美三俊。遂與功臣剖符作誓，藏之宗廟，副在有司，所以明德庸勳，藩翼王室者也。昔我祖考，遭世多難，攬授英俊，與之斷金，遂濟時務，克定大業。太傅壽光公鄭沖、太保郎陵公何曾、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，明允篤誠，翼亮先皇，光濟帝業。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、衞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，忠肅居正，朕甚嘉之。《書》不云乎：'天秩有禮，五服五章哉！'其爲壽光、郎陵、臨淮、博陵、鉅平國置郎中令，假夫人、世子印綬，食本秩三分之一，皆如郡公侯比。」

九年，沖又抗表致仕。詔曰：「太傅韞德深粹，履行高潔，恬遠清虛，確然絶世。艾服王事，六十餘載，忠肅在公，慮不及私。遂應眾舉，曆登三事。仍荷保傅之重，綢繆論道之任，光輔奕世，亮茲天工，迪宣謀猷，弘濟大烈，可謂朝之俊老，眾所具瞻者也。朕昧於政道，庶事未康，挹仰耆訓，導揚厥蒙，庶賴顯德，緝熙有成。而公屢以年高疾篤，致仕告退。惟從公志，則朕孰與諮謀？譬彼涉川，罔知攸濟。是用未許，迄於累載。而高讓彌篤，至意難違，覽其盛指，俾朕憮然。夫功成弗有，上德所隆，成人之美，君子與焉。豈必遂朕憑賴之心，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！今聽其所執，以壽光公就第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右。公宜頤精養神，保衞太和，以究遐福。其賜几杖，不朝。古之哲王，欽祗國老，憲行乞言，以彌縫其闕。若朝有大政，皆就諮之。又賜安車駟馬，第一區，錢百萬，絹五百匹，床帷簟褥，置舍人六人，官騎二十人，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，

使常優遊定省。祿賜所供，策命儀制，一如舊典而有加焉。」

明年薨。帝於朝堂發哀，追贈太傅，賜秘器，朝服，衣一襲，錢三十萬，布百匹。謚曰成。咸甯初，有司奏，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，配食於廟。

初，沖與孫邕、曹羲、荀顗、何晏共集《論語》諸家訓注之善者，記其姓名，因從其義，有不安者輒改易之，名曰《論語集解》。成，奏之魏朝，於今傳焉。

沖無子，以從子徽爲嗣，位至平原內史。徽卒，子簡嗣。

何曾

何曾，字穎考，陳國陽夏人也。父夔，魏太僕、陽武亭侯。曾少襲爵，好學博聞，與同郡袁侃齊名。魏明帝初爲平原侯，曾爲文學。及即位，累遷散騎侍郎、汲郡典農中郎將、給事黃門侍郎。上疏曰：「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，而百姓以良吏爲本。今海內虛耗，事役眾多，誠宜恤養黎元，悅以使人。郡守之權雖輕，猶專任千里，比之於古，則列國之君也。上當奉宣朝恩，以致惠和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。得其人則可安，非其人則爲患。故漢宣稱曰：「百姓所以安其田里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訟理也。與我共此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」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。方今國家大舉，新有發調，軍師遠征，上下劬勞。夫百姓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。愚惑之人，能厭目前之小勤，而忘爲亂之大禍者，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。才雖難備，猶宜粗有威恩，爲百姓所信憚者。臣聞諸郡守，有年老或疾病，皆委政丞掾，不恤庶事。或體性疏怠，不以政理爲意。在官積年，惠澤不加於人。然於考課之限，罪亦不至詘免。故得經延歲月，而無斥罷之期。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，使隱核參訪郡守，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，及宰牧少恩，好修人事，煩撓百姓者，皆可征還，爲更選代。」頃之，遷散騎常侍。

及宣帝將伐遼東，曾上疏魏帝曰：「臣聞先王制法，必全於慎。故建官受任，則置副佐；陳師命將，則立監貳；宣命遣使，則設介副；臨敵交刃，又參禦右，蓋以盡思謀之功，防安危之變也。是以在險當難，則權足相濟；隕缺不豫，則才足相代。其爲國防，至深至遠。及至漢氏，亦循舊章，韓信伐趙，張耳爲貳；馬援討越，劉隆副軍。前世之跡，著在篇志。今太尉奉辭誅罪，精甲銳鋒，步騎數萬，道路迥阻，且四千里。雖假天威，有征無戰，寇或潛遁，消引日月。命無常期，人非金石，遠慮詳備，誠宜有副。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，皆爲僚屬，名位不殊，素無定分統御之尊，卒有變急，不相鎮攝。

存不忘亡，聖達所裁。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，成其禮秩，遣詣北軍，進同謀略，退爲副佐。雖有萬一不虞之變，軍主有儲，則無患矣。」帝不從。出補河內太守，在任有威嚴之稱。徵拜侍中，母憂去官。

嘉平中，爲司隸校尉。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，奸利盈積，朝野畏憚，莫敢言者。曾奏劾之，朝廷稱焉。時曹爽專權，宣帝稱疾，曾亦謝病。爽誅，乃起視事，魏帝之廢也，曾預其謀焉。

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，居喪無禮。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：「卿縱情背禮，敗俗之人，今忠賢執政，綜核名實，若卿之曹，不可長也。」因言於帝曰：「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。宜擯四裔，無令污染華夏。」帝曰：「此子羸病若此，君不能爲吾忍邪！」曾重引據，辭理甚切。帝雖不從，時人敬憚之。

毌丘儉誅，子甸、妻荀應坐死。其族兄顗、族父虞並景帝姻通，共表魏帝以丐其命。詔聽離婚，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，亦坐死，以懷妊繫獄。荀辭詣曾乞恩曰：「芝系在廷尉，顧影知命，計日備法。乞沒爲官婢，以贖芝命。」曾哀之，騰辭上議。朝廷僉以爲當，遂改法。語在《刑法志》。

曾在司隸積年，遷尚書，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假節。將之鎮，文帝使武帝、齊王攸辭送數十里。曾盛爲賓主，備太牢之饌。侍從吏騶，莫不醉飽。帝既出，又過其子劭。曾先敕劭曰：「客必過汝，汝當豫嚴。」劭不冠帶，停帝良久，曾深以譴劭。曾見崇重如此。遷征北將軍，進封潁昌鄉侯。咸熙初，拜司徒，改封郎陵侯。文帝爲晉王，曾與高柔、鄭沖俱爲三公，將入見，曾獨致拜盡敬，二人猶揖而已。

武帝襲王位，以曾爲晉丞相，加侍中。與裴秀、王沈等勸進。踐阼，拜太尉，進爵爲公，食邑千八百戶。泰始初，詔曰：「蓋謨明弼諧，王躬是保，所以宣崇大訓，克咸四海也。侍中、太尉何曾，立德高峻，執心忠亮，博物洽聞，明識弘達，翼佐先皇，勳庸顯著。朕纂洪業，首相王室。迪惟前人，施於朕躬。實佐命興化，光贊政道。夫三司之任，雖左右王事，若乃予違汝弼，匡獎不逮，則存平保傅。故將明衮職，未如用乂厥辟之重。其以曾爲太保，侍中如故。」久之，以本官領司徒。曾固讓，不許。遣散騎常侍諭旨，乃視事。進位太傅。曾以老年，屢乞遜位。詔曰：「太傅明朗高亮，執心弘毅，可謂舊德老成，國之宗臣者也。而高尚其事，屢辭祿位。朕以寡德，憑賴保佑，省覽章表，實用憮然。雖欲成人之美，豈得遂其雅志，而忘翼佐之益哉！又司徒所掌務煩，不

可久勞耆艾。其進太宰，侍中如故。朝會劍履乘輿上殿，如漢相國蕭何、田千秋、魏太傅鍾繇故事。賜錢百萬，絹五百匹及八尺床帳簟褥自副。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，一依舊制。所給親兵官騎如前。主者依次按禮典，務使優備。」後每召見，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，令二子侍從。

咸寧四年薨，時年八十。帝於朝堂素服舉哀，賜東園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三十萬，布百匹。將葬，下禮官議謚。博士秦秀諡爲「繆醜」，帝不從，策謚曰孝。太康末，子劭自表改謚爲元。

曾性至孝，閨門整肅，自少及長，無聲樂嬖幸之好。年老之後，與妻相見，皆正衣冠，相待如賓。己南向，妻北面，再拜上酒，酬酢既畢便出。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。初，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：「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，其潁昌何侯乎，其荀侯乎！古稱曾、閔，今日荀、何。內盡其心以事其親，外崇禮讓以接天下。孝子，百世之宗；仁人，天下之命。有能行孝之道，君子之儀錶也。《詩》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，非樂中正之道也。」又曰：「荀、何，君子之宗也。」又曰：「潁昌侯之事親，其盡孝子之道乎！存盡其和，事盡其敬，亡盡其哀，予於潁昌侯見之矣。」又曰：「見其親之黨，如見其親，六十而孺慕，予於潁昌侯見之矣。」然性奢豪，務在華侈。帷帳車服，窮極綺麗，廚膳滋味，過於王者。每燕見，不食太官所設，帝輒命取其食。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。食日萬錢，猶曰無下箸處。人以小紙爲書者，敕記室勿報。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，帝以其重臣，一無所問。

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，以銅鉤　　絇車，瑩牛蹄角。後曾辟享爲掾，或勸勿應，享謂至公之體，不以私憾，遂應辟。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。其外寬內忌，亦此類也。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，曾卑充而附之。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，曾議黨充而抑純，以此爲正直所非。二子：遵、劭。劭嗣。

曾子 劭

劭字敬祖，少與武帝同年，有總角之好。帝爲王太子，以劭爲中庶子。及即位，轉散騎常侍，甚見親待。劭雅有姿望，遠客朝見，必以劭侍直。每諸方貢獻，帝輒賜之，而觀其占謝焉。咸甯初，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，雖經赦宥，宜皆禁止。事下廷尉。詔曰：「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，遵等所取差薄，一皆置之。」遷侍中尚書。

惠帝即位，初建東宮，太子年幼，欲令親萬機，故盛選六傅，以劭爲太子太師，通省尚書事。後轉特進，累遷尚書左僕射。

劭博學，善屬文，陳説近代事，若指諸掌。永康初，遷司徒。趙王倫簒位，以劭爲太宰。及三王交爭，劭以軒冕而遊其間，無怨之者。而驕奢簡貴，亦有父風。衣裘服玩，新故巨積。食必盡四方珍異，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。時論以爲太官禦膳，無以加之。然優遊自足，不貪權勢。嘗語鄉人王詮曰：「僕雖名位過幸，少無可書之事，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，可傳史冊耳。」所撰《荀粲》、《王弼傳》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。永寧元年薨，贈司徒，謚曰康。子岐嗣。

劭初亡，袁粲吊岐，岐辭以疾。粲獨哭而出曰：「今年決下婢子品。」王詮謂之曰：「知死吊死，何必見生！岐前多罪，爾時不下，何公新亡，便下岐品。人謂中正畏強易弱。」粲乃止。

劭庶兄 遵

遵字思祖，劭庶兄也。少有幹能。起家散騎黃門郎、散騎常侍、侍中，累轉大鴻臚。性亦奢忕，役使禦府工匠作禁物，又鬻行器，爲司隸劉毅所奏，免官。太康初，起爲魏郡太守，遷太僕卿，又免官，卒於家，四子，嵩、綏、機、羨。

遵子 嵩

嵩字泰基，寬弘愛士，博觀墳籍，尤善《史》、《漢》。少曆清官，領著作郎。

遵子 綏

綏字伯蔚，位至侍中尚書。自以繼世名貴，奢侈過度，性既輕物，翰劄簡傲。城陽王尼見綏書疏，謂人曰：「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，豈其免乎！」劉輿、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，越遂誅綏。初，曾侍武帝宴，退而告遵等曰：「國家應天受禪，創業垂統。吾每宴見，未嘗聞經國遠圖，惟説平生常事，非貽厥孫謀之兆也。及身而已，後嗣其殆乎！此子孫之憂也。汝等猶可獲沒。」指諸孫曰：「此等必遇亂亡也。」及綏死，嵩哭之曰；「我祖其大聖乎！」

遵子 機

機爲鄒平令。性亦矜傲，責鄉里謝鯤等拜。或戒之曰：「禮敬年爵，以德爲主。令鯤拜勢，懼傷風俗。」機不以爲慚。

遵子 羨

羨爲離狐令。既驕且吝，陵駕人物，鄉閭疾之如仇。永嘉之末，何氏滅亡無遺焉。

石苞

石苞，字仲容，渤海南皮人也。雅曠有智局，容儀偉麗，不修小節。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「石仲容，姣無雙。」縣召爲吏，給農司馬。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，求人爲禦，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。行十餘里，玄信謂二人曰：「子後並當至卿相。」苞曰：「禦隸也，何卿相乎？」既而又被使到鄴，事久不決，乃販鐵於鄴市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，見苞，異之，因與結交。歎苞遠量，當至公輔，由是知名，見吏部郎許允，求爲小縣。允謂苞曰：「卿是我輩人，當相引在朝廷，何欲小縣乎？」苞還歎息，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。

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。宣帝聞苞好色薄行，以讓景帝。帝答曰：「苞雖細行不足，而有經國才略。夫貞廉之士，未必能經濟世務。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，而錄其匡合之大謀；漢高舍陳平之汙行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。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，亦今日之選也。」意乃釋。徙鄴典農中郎將。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，尚書丁謐貴傾一時，並較時利。苞奏列其事，由是益見稱。曆東萊、琅邪太守，所在皆有威惠。遷徐州刺史。

文帝之敗於東關也，苞獨全軍而退。帝指所持節謂苞曰：「恨不以此授卿，以究大事。」乃遷苞爲奮武將軍、假節、監青州諸軍事。及諸葛誕舉兵淮南，苞統青州諸軍，督兗州刺史州泰、徐州刺史胡質，簡銳卒爲遊軍，以備外寇。吳遣大將朱異、丁奉等來迎，誕等留輜重於都陸，輕兵渡黎水。苞等逆擊，大破之。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，盡焚其委輸。異等收餘眾而退，壽春平。拜苞鎮東將軍，封東光侯、假節。頃之，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。苞因入朝。當還，辭高貴鄉公，留語盡日。既出，白文帝曰：「非常主也。」數日而有成濟之事。後進位征東大將軍，俄遷驃騎將軍。

文帝崩，賈充、荀勗議葬禮未定。苞時奔喪，慟哭曰：「基業如此，而以人臣終乎！」葬禮乃定。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，天命有在。及禪位，苞有力焉。武帝踐阼，遷大司馬，進封樂陵郡公，加侍中，羽葆鼓吹。

自諸葛破滅，苞便鎮撫淮南，士馬強盛，邊境多務，苞既勤庶事，又以威德服物。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，又聞童謠曰：「宮中大馬幾作驢，大石壓之不得舒。」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。先時望氣者云「東南有大兵起」。及琛表至，武帝甚疑之。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，苞亦聞吳師將入，乃築壘遏水以自固。帝聞之，謂羊祜曰：「吳人每來，常東西相應，無緣偏爾，豈石苞果有不順乎？」祜深明之，而帝猶疑焉。會苞子喬爲尚書郎，上召之，經日不至。帝謂爲必叛，欲討苞而隱其事。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，築壘遏水，勞擾百姓，策免其官。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征之，以備非常。又敕鎮東將軍、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。苞用掾孫鑠計，放兵步出，住都亭待罪。帝聞之，意解。及苞詣闕，以公還第。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。

時鄴奚官督郭曇上書理苞。帝詔曰：「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，才經世務，幹用之績，所曆可紀。宜掌教典，以贊時政。其以苞爲司徒。」有司奏：「苞前有折撓，不堪其任。以公還第，已爲弘厚，不宜擢用。」詔曰：「吳人輕脆，終無能爲。故疆埸之事，但欲完固守備，使不得越逸而已。以苞計畫不同，慮敵過甚，故征還更授。昔鄧禹撓於關中，而終輔漢室，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！」於是就位。

苞奏：「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，宜遣掾屬循行，皆當均其土宜，舉其殿最，然後黜陟焉。」詔曰：「農殖者，爲政之本，有國之大務也。雖欲安時興化，不先富而教之，其道無由。而至今四海多事，軍國用廣，加承征伐之後，屢有水旱之事，倉庫不充，百姓無積。古道稼穡樹藝，司徒掌之。今雖登論道，然經國立政，惟時所急，故陶唐之世，稷官爲重。今司徒位當其任，乃心王事，有毀家紓國，乾乾匪躬之志。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，將委事任成，垂拱仰辦。若宜有所循行者，其增置掾屬十人，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。」苞在位稱爲忠勤，帝每委任焉。

泰始八年薨。帝發哀於朝堂，賜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三十萬，布百匹。及葬，給節、幢、麾、曲蓋、追鋒車、鼓吹、介士、大車，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。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。策謚曰武。咸甯初，詔苞等並爲王功，列於銘饗。

苞豫爲《終制》曰：「延陵薄葬，孔子以爲達禮；華元厚葬，《春秋》以爲不臣，

古之明義也。自今死亡者，皆斂以時服，不得兼重。又不得飯含，爲愚俗所爲。又不得設床帳明器也。定窆之後，復土滿坎，一不得起墳種樹。昔王孫裸葬矯時，其子奉命，君子不譏，況於合禮典者耶？」諸子皆奉遵遺令，又斷親戚故吏設祭。有六子：越、喬、統、浚、俊、崇。以統爲嗣。

苞子 統

統字弘緒，歷位射聲校尉、大鴻臚。子順，爲尚書郎。

苞子 越

越字弘倫，早卒。

苞子 喬

喬字弘祖，曆尚書郎、散騎侍郎。帝既召喬不得，深疑苞反。及苞至，有慚色，謂之曰「卿子幾破卿門」。苞遂廢之，終身不聽仕。又以有穢行，徙頓丘，與弟崇同被害。二子超、熙亡走得免。成都王穎之起義也，以超爲折衝將軍，討孫秀，以功封侯。又爲振武將軍，征荊州賊李辰。穎與長沙王乂相攻，超常爲前鋒，遷中護軍。陳眕等挾惠帝北伐，超走還鄴。穎使超距帝於蕩陰，王師敗績，超逼帝幸鄴宮。會王浚攻穎於鄴，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，大敗而歸。從駕之洛陽，西遷長安。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，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。超於滎陽募兵，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，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。范陽王虓逆擊斬超，而熙得走免。永嘉中，爲太傅越參軍。

苞子 浚

浚字景倫，清儉有鑒識，敬愛人物。位至黃門侍郎，爲當世名士，早卒。

苞子 俊

俊字彥倫，少有名譽，議者稱爲令器。官至陽平太守，早卒。

苞子 崇

崇字季倫，生於青州，故小名齊奴。少敏惠，勇而有謀。苞臨終，分財物與諸子，獨不及崇。其母以爲言，苞曰：「此兒雖小，後自能得。」年二十餘，爲修武令，有能名。入爲散騎郎，遷城陽太守。伐吳有功，封安陽鄉侯。在郡雖有職務，好學不倦，以疾自解。頃之，拜黃門郎。

兄統忤扶風王駿，有司承旨奏統，將加重罰，既而見原。以崇不詣闕謝恩，有司欲復加統罪。崇自表曰：「臣兄統以先父之恩，早被優遇，出入清顯，歷位盡勤。伏度聖心，有以垂察。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，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，劾案深文，累塵天聽。臣兄弟踧踖，憂心如悸。駿戚屬尊重，權要赫奕。內外有司，望風承旨。苟有所惡，易於投卵。自統枉劾以來，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。戢舌鉗口，惟須刑書。古人稱「榮華於順旨，枯槁於逆違」，誠哉斯言，於今信矣。是以雖董司直繩，不能不深其文，抱枉含謗，不得不輸其理。幸賴陛下天聽四達，靈鑒昭遠，存先父勳德之重，察臣等勉勵之志。中詔申料，罪譴澄雪。臣等刻肌碎首，未足上報。臣即以今月十四日，與兄統、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。伏度奏禦之日，暫經天聽。此月二十日，忽被蘭台禁止符，以統蒙宥，恩出非常，臣晏然私門，曾不陳謝，復見彈奏，訕辱理盡。臣始聞此，惶懼狼狽，靜而思之，固無怪也。苟尊勢所驅，何所不至，望奉法之直繩，不可得也。臣以凡才，累荷顯重，不能負載析薪，以答萬分。一月之中，奏劾頻加，曲之與直，非臣所計。所愧不能承奉戚屬，自陷於此。不媚於灶，實愧王孫，《隨巢子》稱「明君之德，察情爲上，察事次之」。所懷具經聖聽，伏待罪黜，無所多言。」由是事解。累遷散騎常侍、侍中。

武帝以崇功臣子，有幹局，深器重之。元康初，楊駿輔政，大開封賞，多樹黨援。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，奏於惠帝曰：「陛下聖德光被，皇靈啟祚，正位東宮，二十餘年，道化宣流，萬國歸心。今承洪基，此乃天授。至於班賞行爵，優於泰始革命之初。不安一也。吳會僭逆，幾於百年，邊境被其荼毒，朝廷爲之旰食。先帝決獨斷之聰，奮神武之略，蕩滅逋寇，易於摧枯。然謀臣猛將，猶有致思竭力之效。而今恩澤之封，優於滅吳之功。不安二也。上天眷祐，實在大晉，卜世之數，未知其紀。今之開制，當垂於後。若尊卑無差，有爵必進，數世之後，莫非公侯。不安三也。臣等敢冒陳聞。竊謂泰始之初，及平吳論功，制度名牒，皆悉具存。縱不能遠遵古典，尚當依准舊事。」書奏，弗納。出爲南中郎將、荊州刺史，領南蠻校尉，加鷹揚將軍。崇在南中，得鴆鳥雛，以與後軍將軍王愷。時制，鴆鳥不得過江，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，詔原之，燒鴆於都街。

崇穎悟有才氣，而任俠無行檢。在荊州，劫遠使商客，致富不貲。徵爲大司農，以征書未至擅去官免。頃之，拜太僕，出爲征虜將軍，假節、監徐州諸軍事，鎮下邳。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，一名梓澤，送者傾都，帳飲於此焉。至鎮，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，爲軍司所奏，免官。復拜衞尉，與潘岳諂事賈謐。謐與之親善，號曰「二十四友」。廣城君每出，崇降車路左，望塵而拜，其卑佞如此。

財產豐積，室宇宏麗。後房百數，皆曳紈繡，珥金翠。絲竹盡當時之選，庖膳窮水陸之珍。與貴戚王愷、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。愷以　　澳釜，崇以蠟代薪。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。崇塗屋以椒，愷用赤石脂。崇、愷爭豪如此。武帝每助愷，嘗以珊瑚樹賜之，高二尺許，枝柯扶疏，世所罕比。愷以示崇，崇便以鐵如意擊之，應手而碎。愷既惋惜，又以爲嫉己之寶，聲色方厲。崇曰：「不足多恨，今還卿。」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，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，條幹絶俗，光彩曜日，如愷比者甚眾。愷忄兄然自失矣。

崇爲客作豆粥，咄嗟便辦。每冬，得韭萍齏。嘗與愷出遊，爭入洛城，崇牛迅若飛禽，愷絶不能及。愷每以此三事爲根，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。答云：「豆至難煮，豫作熟末，客來，但作白粥以投之耳。韭萍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。牛奔不遲，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，可聽踾轅則駃矣。」於是悉從之，遂爭長焉。崇後知之，因殺所告者。

嘗與王敦入太學，見顏回、原憲之象，顧而歎曰：「若與之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間。」敦曰：「不知餘人云何，子貢去卿差近。」崇正色曰：「士當身名俱泰，何至甕牖哉！」其立意類此。

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，愷召之宿，因欲坑之。崇素與輿等善，聞當有變，夜馳詣愷，問二劉所在，愷迫卒不得隱。崇徑進於後齋索出，同車而去。語曰：「年少何以輕就人宿！」輿深德之。

及賈謐誅，崇以黨與免官。時趙王倫專權，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。崇有妓曰綠珠，美而豔，善吹笛。孫秀使人求之。崇時在金谷別館，方登涼臺，臨清流，婦人侍側。使者以告。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，皆蘊蘭麝，被羅穀，曰：「在所擇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服御麗則麗矣，然本受命指索綠珠，不識孰是？」崇勃然曰：「綠珠吾所愛，不可得也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博古通今，察遠照邇，願加三思。」崇曰：「不然。」使者

出而又反，崇竟不許。秀怒，乃勸倫誅崇、建。崇、建亦潛知其計，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、齊王冏以圖倫、秀。秀覺之，遂矯詔收崇及潘岳、歐陽建等。崇正宴於樓上，介士到門。崇謂綠珠曰：「我今爲爾得罪。」綠珠泣曰：「當效死於官前。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。崇曰：「吾不過流徙交、廣耳。」及車載詣東市，崇乃歎曰：「奴輩利吾家財。」收者答曰：「知財致害，何不早散之？」崇不能答。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，死者十五人，崇時年五十二。

初，崇家稻米飯在地，經宿皆化爲螺，時人以爲族滅之應。有司簿閱崇水碓三餘區，蒼頭八百餘人，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。及惠帝復阼，詔以卿禮葬之。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。

苞曾孫 樸

苞曾孫樸字玄真，爲人謹厚，無他材藝，沒於胡。石勒以與樸同姓，俱出河北，引樸爲宗室，特加優寵，位至司徒。

附：歐陽建

歐陽建字堅石，世爲冀方右族。雅有理思，才藻美贍，擅名北州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渤海赫赫，歐陽堅石。」辟公府，曆山陽令、尚書郎、馮翊太守，甚得時譽。及遇禍，莫不悼惜之，年三十餘。臨命作詩，文甚哀楚。

附：孫鑠

孫鑠字巨鄴，河內懷人也。少樂爲縣吏，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。鑠自微賤登綱紀，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。奮大怒，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。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。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，苞辟爲掾。鑠將應命，行達許昌，會台已密遣輕軍襲苞。於時汝陰王鎮許，鑠過謁之。王先識鑠，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：「無與禍。」鑠即出，即馳詣壽春，爲苞畫計，苞賴而獲免。遷尚書郎，在職駁議十有餘事，爲當時所稱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若夫經爲帝師，鄭沖於焉無愧；孝爲德本，王祥所以當仁；何曾善其親而

及其親之黨者也。夏禹恭儉，殷因損益。牲牢服用，各有品章，諸侯不恆牛，命士不恆豕。禦而驕奢，其關乎治政。乘時立制，莫不由之。石崇學乃多聞，情乖寡悔，超四豪而取富，喻五侯而競爽。春畦霾靡，列於凝沍之晨；錦障逶迤，亙以山川之外。撞鐘舞女，流宕忘歸，至於金谷含悲，吹樓將墜，所謂高蟬處乎輕陰，不知螳蜋襲其後也。

贊

贊曰：鄭沖含素，王祥遲暮。百行斯融，雙飛天路。何石殊操，芳飬標奇。帝風流靡，崇心載馳。矜奢不極，寇害成貲。邦分身墜，樂往哀隨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